

教育观察

校园一隅

别让考试走了极端

□ 邓丽琼

午后,阳光斜照进来,学校教务处的空气里弥漫着细小的尘埃,同事放下电话,眉头微蹙:“校长,期末考试怎么办?听说好些地方连三到五年级的期末考试也要取消,都是说为教育部刚下发的文件……”

我一时怔住。取消考试?这像是一枚石子投入平静的湖面,在我心里漾开一圈圈的疑惑。教育,难道要从“考”的极端,滑向“不考”的另一个极端吗?

我重新找出那份被反复提及的教育部办公厅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日常考试管理的通知》。白纸黑字,读来读去:“小学一、二年级不进行纸笔考试,义务教育其他年级由学校每学期组织一次期末考试……”规定明晰,并未关上考试的大门。那么,这弥漫的焦虑与误解从何而来?

我不禁想起陶行知那篇散文般的《杀人的会考与创造的会考》。先生的笔锋如刀,刻下这样触目惊心的画面:“赶了一考又一考……是会吧把肉儿赶跑了,把血色赶跑了,甚至有些是把性命赶掉了。”这哪里仅仅是文字,分明是一幅被考试车轮无情碾过的青春图景。然而,先生并非要“焚毁”所有的考场,他疾呼的是“停

止那毁灭生活力之文字的会考”,渴望“发动那培养生活力之创造的会考”。他所抨击的,是那种剥离了生活、扼杀了创造,只剩下机械重复与排名的“异化”了的考试。

令人唏嘘的是,如今的考试似乎在以不同的形态徘徊。一面是“天天考、月月考、科科考”的旧疾,演变成精密运转的“题海战术”与“教师车轮战”,压得孩子们透不过气,眼神里的光渐渐被疲惫和焦虑取代;另一面则是“一刀切,不考了之”的看似激进实则逃避的新惑。我们仿佛一直在“考得太多”与“干脆不考”的钟摆两端剧烈摇晃,却始终难以寻得那个让考试回归本质的平衡点。

在国家层面,“双减”的雷霆之势与考试管理的精细规约双管齐下,试图为我们拨开迷雾。其核心逻辑并非简单粗暴地按下考试的“停止键”,而是为这匹可能脱缰的野马套上科学的缰绳,校准前进的方向。这是一场系统的“正本清源”。

其一,“量”上做减法,为成长腾出空间。文件以罕见的明确性,为考试频次划定了清晰的红线:小学一、二年级,纸笔考试彻底退出历史舞台;义务教育其他年级,一学期一次期末考试

成为刚性约束。这如同为一片过度施肥的田地休耕,目的是遏制那种以考代教、以练代学的惯性,把时间、睡眠、创造力和活力真正还给孩子。这正是对“双减”核心——“减轻学生过重课业负担”的直接呼应。当无休止的演练停止,教育才能呼吸。

其二,“质”上做加法,重塑评价的灵魂。减少次数意味着每一次评价都必须更为珍贵和有效。政策剑指“命质量”,要求考试必须严格基于课程标准,减少机械记忆,大幅增加探究性、开放性、解决真实问题的试题比重。考试不应是课堂知识的简单复制,而应是引导学生将知识搬上生活舞台的排练。它要检验的不是记住了多少,而是理解得多深、能运用得多活。同时,“等级评价”的普遍推行,旨在淡化分分计较的焦虑,让评价从冰冷的“筛子”转变为温暖的“诊断仪”。

其三,“功能”上做转变,让评价指向发展。考试的根本目的,被重新锚定为“检验阶段性学习效果,服务于教学改进”。它不再是为了甄别与选拔,而是为了照亮前路——既照亮学生知识体系的薄弱之处,也照亮教师教学策略的调整方向。评价结果从悬挂于

头顶的“判决书”,变成了可以握在手中改进教学的“诊断书”。

回头看湖北荆州市实验小学走过的路,会欣喜地发现我们竟在不知不觉中,与这场深刻的改革同频共振了几十年。我们顶住压力坚持取消期中考试,正是在“量”上做到了克制。学校一、二年级充满欢声笑语的“新春游园会”“楚文化节”,不正是纸笔考试最生动、最温暖的替代吗?孩子们在“实践园”里测量,在“故事会”中表达,知识在游戏中活化,素养在情境中生长。而中高年级试卷上那些源自生活的真实问题、需要跨学科思维才能解决的挑战,正是我们向“创造的会考”默默递交的答卷。

我们采用的“星级制”“等级制”,以及邀请家长参与的开放评价,都是在小心翼翼地将“人”从分数的标尺下解放出来,去看见每一个独特个体的进步与光芒。

由此来看,教育部文件的深层逻辑便豁然开朗。它绝非倡导“不考”,而是致力于“考好”——好到能保护学习的兴趣,好到能激发深层的思维,好到能建立知识与生活的坚实桥梁。它要终结的是像陶行知笔下那异化的考试轮回,它要呼唤的是先生所期盼的

能够滋养“生活力”的创造性评价。

倘若我们能秉持这样的理念,那么考试将不再是赶跑血肉与生命的“追兵”。它可以是学习旅程中一次友好的“体检”,一次激发潜能的“闯关”,甚至是一次充满惊喜的“探索”。孩子们无须再“逢考就躲”,教师也不必“谈考色变”,让考试归来时不再是旧日的模样,而是教育工作者的理解、支持、点燃每一个生命的谦卑而专业的工具。

(作者系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实验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

治校方略

一所学校的“创造力平权”实验

□ 林美珠

新想法的地方。

这个空间源于一个“未来学校”设计项目。30名学生联合校友和导师,从学习者的角度出发重新定义学习场景。他们提出,“Alt_Space”应弥补“低头刷题”之外的空白,成为激发创造、支持合作、激活表达的场域。

这里有可以申请自由组队“能量盒子”工作室,有可以跨学科表达的“黑匣子”剧场……课程不再围绕固定课表安排,而是围绕兴趣项目开展;场所也不再是静态使用,而是被学生动态改造。

其中,分布在一楼的六个AI互动装置尤为引人注目,它们融合了历史、地理、科学与信息技术,既承载学科内容,又提供沉浸体验。“航海日记”复刻了郑和下西洋和温州港的海上丝绸之路等场景,同时每位“玩家”都能定制自己的探险航线;“时间旅行者”通过模拟一日时间分配,引导学生在“学习”“社交”“娱乐”之间实现平衡;“建造大师”“数字迷宫”“校园计划”等项目则融入空间逻辑、信息处理等元素,鼓励学生

在游戏中构建自己的问题解决模型。这些装置并非一次性成果,而是由学生持续改进和运营的项目,呈现从学习到表达再到完善的真实创作迭代过程。

如今,越来越多可命名、可申报、

可改造的共建空间正在校园涌现。从一块可书写墙、一面隔断的调整,到危房改建而成的校园美术馆,到N个学习场景的重新定义,“空间即理念”正从建筑图纸走向日常。在这些看得见、用得着、能改动的地方,学生的创造力悄然生根。

课程为支架

每一个学生都能成为创造者

空间激活表达,课程承载成长。温实中的CREATE课程体系,为学生通向创造者之路搭建能力支架。

该体系涵盖六类角色能力:胜任者(Engager),提升AI技术融合下的综合胜任力;合作者(Teammate),注重团队协作与社会沟通能力;实践者(Appplier),推动知行合一,强调项目落地;发现者(Explorer),培养提问精神,聚焦真实问题;研究者(Researcher),强化数据意识,开展跨学科探究;创新者(Creator),激发原创思维,引导学生产生独立创意。该课程体系并非额外设置,而是深度嵌入语文、美术、科学等日常学科教学,打通技术工具与学科内容的壁垒,推动学生角色不断迁移。

比如在语文课上,学生使用DeepSeek等大语言模型修改作文结构,教师再引导其优化情感表达,推动

学生从“模仿写”走向“真表达”;在美术课上,学生借助AI绘画工具生成“山海异兽”草图,再结合文化知识完成视觉重构,实现科技与传统的融合创新;在科学课上,学生以温州本地天气数据为研究对象,进行降水预测模型训练,在实操中理解数据与算法。

基础学科的课堂之外,一个个基于真实问题解决的项目更是将学生从“已知”引领到面向“未知”的创造性探索中。2024年校庆活动中,学生承担了互动启动装置的设计任务。起初他们只想制作一个“更炫的按钮”,但通过访谈与调研发现:多数所谓的互动其实只是“按下播放”的伪交互。于是,他们重新定义任务,最终开发出一个融合人脸识别、情绪响应和灯光控制的多模态交互系统,成功应用于校庆现场。另一个项目“校园AI稻草人”则由学生自主发起。他们聚焦课间行为管理,开发图像识别系统监测不当行为,并结合语音与视觉反馈进行即时干预。这些项目没有标准答案,也没有唯一路径,却让学生在解决真实问题中找到了“成为创造者”的意义。

在这样的学习过程中,每个学生都在寻找适合自己的角色:有的写程序,有的写文案,有的协调团队,有的拍摄纪录片……CREATE课程为每个学生的创造提供了更多可能性。

协同构生态

让创造力在多元共育中扎根

创造力成长不能只依靠课堂,它更离不开家校社的协同支持。为了打破“校本创造”的局限,学校构建了家庭-社会-科研三位一体的支持生态,让每一个孩子的创意都有落地的土壤。

在“家庭实验室”项目中,学生用橘子皮研究静电现象,用纸杯搭建电路,在厨房与客厅中开展前置实验。学生将思考带入课堂,教师再引导他们提炼观点、转化表达,学习在“生活即课程”的实践中悄然展开。

我们还与温州科技馆共同开发“探馆单”机制,学生在新课前带着问题进馆观察、提问,在单元结束后回馆完成知识迁移、模型设计和成果呈现。展馆不再只是参观场所,而变成了生成式学习的发生地。

此外,学校设立了“梦想合伙人”计划,邀请高校教授、科研专家参与项目的全过程。他们不是“讲座嘉宾”,而是学生身边的“学术同伴”——从选题、设计到迭代、共同思考、陪伴前行。

“创造力平权”不是理想化的口号,而是AI时代对教育公平的回应。学校所倡导的,是每一个学生都拥有表达想法、建构意义、参与世界的可能性。我见证着许多学生从“完成任务”的学习者成长为“定义问题”的学习者,他们开始相信:我也能创造。

教育的使命,也许就是让这份相信落地生根。

(作者单位系浙江省温州市实验中学教育集团)

2022年,我加入浙江省温州市实验中学教育集团(简称“温实中”)任教时,被创客教室墙上那句“创造力平权,解锁无限可能”深深吸引。这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项指向未来教育本质的探索。

有机构曾预测,到2030年全球半数以上教育岗位将因人工智能而被重构。而且面对教育日趋标准化的现实,我们亟须回答一个问题:如何让每个学生都能保有表达自我、实践创意的机会?

在长期的教育教学实践中我们发现,创造力往往被视为少数“天才学生”的专属。而如今,AI等技术的普及,正在拉近“想法”与“实现”之间的距离,它不仅降低了创作门槛,更拓宽了学生参与创造的入口。

在这样的背景下,温实中提出“创造力平权”的教育理念:每个学生都是天生的创造者,教育不该只是选拔最强者,而应唤醒每一个生命的创新潜能。这不仅点亮了学生潜藏的光芒,也重新唤醒了教师心中对教育最本真的追求。

空间即理念

在可见场域中激活创造力

教育理念最直观的表达,往往藏在学生每天走进的学习空间里。在学校的“Alt_Space”未来科创中心,这一点被诠释得尤为清晰。

这个由学生命名、设计并共同运营的学习空间,不是单一功能教室的组合,而是一个可协商、可重构、可持续生成的共享场域。“Alt”一词来自电脑键盘的一个按键,象征着“另一种可能”,学生希望这里成为一个不断孕育

本报讯(记者 崔斌斌)“三年的学习是一次生命的拔节,我在找重点、做研究、讲故事方面都有了更强的意识和能力,未来我要勇担新时代使命,为首都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1月17日,在北京市中小学卓越校长培养项目结业典礼暨办学思想与实践创新成果交流会上,作为校长代表的北京第二实验小学平谷分校党委书记梅红兵对项目实施3年来团队的专业引领表达了感谢,同时回顾了自身的改变和成长。

当天,这场由北京教育学院主办,北京市通州区教委、北京市教育学会教育管理专委会承办的活动在北京市通州区贡院小学举行,14名卓越校长历经3年培养正式结业。

北京教育学院副院长肖汶介绍,学院作为培养基地,通过组建专业团队、定制方案、创新形式,助力学员淬炼办学思想,提升实践能力。3年来,学员潜心钻研,将理论学习与办学实际结合,在课程改革、育人创新、队伍建设等方面形成一批富有价值的理论

资讯

北京市中小学卓越校长培养项目结业典礼在京举行——

3年淬炼,14名卓越校长“毕业”啦

与实践成果。

在“教育强国建设进程中卓越校长的办学思想与实践创新交流”环节,来自北京市中小学卓越校长培养项目的校长围绕学校办学理念生成、学校文化建设、项目式学习模型构建、教师队伍建设、融合教育实践等主题,分享了各自学校的创新实践案例及自己在教育教学改革中的探索与思考,充分展示了3年研修过程的所学所思所悟。

“我们努力培育协同进化的校园生态,实现关系共生、课程共生、空间共生、学段共生,未来我们还将完善相关评估反馈机制。”北京市丰台区第八中学党总支书记、校长李宏阐述

了从“至真”到“共生”的学校生态建构哲学。

北京市昌平区巩华学校校长路玉宝解读了学校“筑梦教育”办学思想的五大核心支柱,“一是筑梦方式,即全人发展的教育范式;二是筑梦任务,即鸿鹄之志的教育理想;三是筑梦标准,即文化浸润的教育主张;四是筑梦管理,即尊重信任的管理格局;五是筑梦队伍,即主动有为的教师成长”。

北京市房山区城关第二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武新颖分享了“春熙教育”的办学理念,该校的石头“会说话”,学生创作的石头画等展现了学校办学理念下的校园活力,让许多听众印象深刻。

北京市通州区贡院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左春云则结合学校发展历程,解读了以“仁、智、勇”立身治校的办学理念,“‘仁’是方向,回答‘办学为了谁’,确保教育不偏离‘人’的本质;‘智’是方法,解决‘办学怎么做’,确保发展科学可持续;‘勇’是动力,支撑‘办学敢不敢’,确保改革能突破、有成效。”

据悉,北京市中小学卓越校长培养项目于2022年12月启动,北京教育学院根据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市教委部署,按标准遴选确定小学、中学、一贯制学校、幼儿园的高级职称以上校长和园长作为培养对象,为学员配备了理论导师与实践导师,提供了专业、高端、跨界的课程,设计了基础课程、

九层台上「人」字立

□ 张慧

江苏沭阳安博银河学校的晨光里,总少不了那一群追光的身影。孩子们背着书包穿过银河大道,脚步会不约而同地慢下来,目光越过灌木丛,落在博文楼前那座雕塑上——九层台阶组成的台基稳稳托着一个“人”字。字以小篆镌刻,红色线条简约流畅,仿佛穿越了千年的时光,带着历史的厚重与文化的积淀,提醒着“立德树人”的永恒使命。这便是“人字山”——校园里最热闹的打卡点,也是藏着无数教育故事的风景区。

初看“人字山”,总觉得它简单得可爱。没有繁复的纹饰,没有恢宏的体量,九层台阶不过一人高,刚好让孩子们把台阶当成小小的“登山梯”拾级而上,一步一步数着往上走,走到顶端摸着“人”字,然后得意地扬起脸:“我爬到山顶啦!”

他们或许还不懂,这“人字山”里藏着学校最看重的办学初心。“九层之台,起于累土”,那九层台阶不是简单的堆叠,而是在告诉每个孩子,成长就像筑台,需要一步一个脚印的积累;而“人”字,一撇一捺看似简单,却藏着做人的重量——撇是品格,捺是学识,少了哪一笔,“人”字都立不起来。有次路过“人字山”,正好看见一位教师指着“人”字问学生:“你们看,这一撇一捺要怎么写才稳?”一个孩子说:“要把撇写直,就像不能说谎话。”另一个孩子说:“捺要写长,就像要多读书学知识。”教师笑着点头,阳光落在他们身上,那一刻,雕塑仿佛真的“活”了过来,成了最生动的课堂。

日子久了,“人字山”渐渐成了校园里的“故事收集者”。春天,有孩子把捡到的花瓣轻轻放在“人”字旁边,说要给“人字山”戴花环;夏天,暴雨过后台基边积了水,孩子们会蹲在旁边,用小石子围着水洼画圈,说要给“人字山”筑“护城河”;秋天,落叶飘落在台基上,孩子们会一片一片捡起来,小心翼翼地摆成“人”字的形状;冬天,雪落在“人”字上,教师会带着孩子们一起扫雪,扫到“人”字的笔画时会特意慢下来,生怕碰坏了这雪做的“人”字。

有人问,“人字山”最特别的地方是什么?我想,应该是它能让教育变得看得见、摸得着。我们总说要“立德树人”,可这四个字太抽象了,但“人字山”不一样——孩子们数得出台阶的数,看得到“人”字的形,他们会在触摸和观察里,慢慢懂得什么是“人”,什么是“成长”。确实,比起墙壁上的标语、课堂里的道理,这座沉默的雕塑更像一位无声的老师。它不说话,却用九层台阶告诉孩子“坚持”的意义,用“人”字的笔画告诉孩子“做人”的根本。

有天傍晚,我又走到“人字山”旁。夕阳把“人”字的影子拉得很长,落在地上像一个张开的怀抱,拥抱着校园里的点点滴滴。几个孩子正趴在台基上画画,画纸上歪歪扭扭的“人”字,旁边还画了太阳和小鸟。其中一个孩子抬头看见我,举着画纸大声说:“老师,你看,我们在画‘人字山’,以后我也要像‘人’字一样,站得直直的!”

风轻轻吹过,树叶沙沙作响,像是在回应孩子的话。我忽然明白,这座“人字山”从来不是一座普通的雕塑。它是校园的眼睛,看见每个孩子的成长;是教育的印章,印在每个孩子的心里;是无声的诗篇,写着“以人为本”的初心。九层台上“人”字立,立起来的不只是一方标志,更是教育最本真的模样——让每个孩子都能在时光里慢慢长成“人”的形状,一撇是品格,一捺是学识,稳稳地站在天地间。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沭阳安博银河学校)